



黄帝的业绩

轩辕之时^①，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注〕 轩辕：即黄帝。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

〔译〕轩辕的时候，神农氏的权势已经衰弱。诸侯互相侵伐，残害百姓，神农氏却无力征讨。于是轩辕因而起兵，以征讨不来朝贡的诸侯，诸侯都归顺臣服。但蚩尤最为残暴，没有谁能对他进行讨伐。炎帝想要侵犯诸侯，诸侯都来归属轩辕。于是轩辕修明政治，整顿军队，研究季节气象，种植五谷，安抚各地百姓，丈量规划四方的土地，使远方人民也能安居；命令熊罴貔貅**貔**虎等部族，跟炎帝战于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之野。三次大战，战胜了炎帝，实现了他的壮志。蚩尤作乱，不听从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向四方诸侯征集军队，与蚩尤战于涿鹿原野，生擒蚩尤，并杀死了他。四方诸侯都尊崇轩辕为天子，以取代神农氏，这就是黄帝。

帝尧禅让

尧曰：“嗟！四岳^①！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

“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悖。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注〕 四岳：古时分掌四时、方岳的官吏。又可释为诸侯。

〔译〕尧说：“唉，四方诸侯领袖，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执行命令，你们来接替我的帝位吧！”诸侯领袖回答说：“我们的德行浅薄，会玷污帝位的。”尧说：“你们要尽力地推荐，无论是显贵的亲戚或偏远的隐居之士。”诸侯们同声向尧推荐说：“有一个没结婚的平民，叫虞舜。”尧说：“对，我也听说过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诸侯们说：“他是一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心地不善，母亲愚蠢，弟弟傲慢，他却能和睦孝顺，把家庭治理得蒸蒸日上，没有差错。”尧说：“我试试他吧。”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从他怎样对待她俩，来观察他的行为。舜居然使她俩甘心住在妫水湾里，一切都合于妇人之道。尧十分满意，又使舜用心宣扬五种伦理，五种伦理都被人们欣然接受。尧又让舜担任各种公职，他把各种公职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在国都四门接待宾客，四门的宾客一片和穆，从诸侯国远道而来的宾客，都肃然起敬。尧又使舜进入原始山林川泽之地，在暴风雷雨中，舜不迷失方向。尧认为舜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是把他召来说：“你考虑事情周密，你所说的必定能做到，这样已经三年了，你来登帝位吧。”舜总以自己德行差，因而谦让。正月初一，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于是帝尧告老，命舜代行天子政令，以观察天的旨意。

善于治水的大禹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浍。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史记》卷二《夏本纪》

〔译〕禹于是与益、后稷遵照天子的命令，让诸侯百官，发动民众以治理九州的土地 登山树立标志 测定高山大川的形势。禹感伤先父鲧没有完成治水的大业以致受了诛罚 于是乃劳苦身躯 苦苦思索地从事治水工作 在外面过了十三年 经过家门也不敢进去看看。他平常在衣食方面 极为简朴 可是对于祭祀祖先神明 却能尽力使祭品丰厚。他所居住的宫室 简陋低矮，可是对农田水利 却愿多花钱尽力做好。他陆行乘车 水行乘船，遇到泥泞的地方 就使用橇行走 爬山的时候 就穿底上带齿的鞋子。他一年四季都带着测量平直、高低、远近的准绳 以划分九州 并且疏浚了许多条河道 筑堤修治许多大湖 凿通了许多座大山。禹还命令伯益教人民在低湿的地方种稻。命令后稷发给

民众所缺的粮食。如果哪一州的食物缺乏，就加以调济，使各地粮食储备大体平衡。然后禹便巡视各地，视其产品多少，制定向中央上交的贡赋，还考虑到水陆运输的便利。

商汤讨伐夏桀

当是时 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①。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 来 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 予维闻女众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今夏多罪 天命殛之。今女有众 女曰：‘我君不恤我众 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 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 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 曰：‘是日何时丧 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 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 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 予则帑僇女 无有攸赦。”以告令师 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桀败于有娥之虚^② 桀奔于鸣条 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鬲 俘厥宝玉 义伯、仲伯作《典宝》^③。汤既胜夏 欲迁其社 不可 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 汤乃践天子位 平定海内。

〔注〕 昆吾：夏商之间部落名。河南濮阳一带。 ②有娥：古国名。殷契母简狄，即有娥氏女。 ③义伯、仲伯 汤的两位臣子。

〔译〕当时，夏桀的政治暴虐，生活淫乱，而诸侯之一的昆吾氏又作乱，汤于是统帅诸侯起兵，伊尹随从商汤，汤自己拿着大斧指挥攻打昆吾，接着就讨伐夏桀。汤说：“告诉你们大家，都来呀，你们仔细听我说：不是我个人敢举兵作乱，只因夏朝作恶多端，我听你们大家也都说夏朝有罪，我惧怕上帝的威严，不敢不去攻打夏桀。如今夏朝罪恶多端，老天命我来灭绝他。现在你们在场的众位都会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废弃我们的农事 让我们去攻打夏朝。’你们又都说：‘夏王有罪 其罪恶又是怎样的？’（我告诉你们 夏桀 恣意用尽夏国民众的力量，无休止地消耗夏朝的国力，所以大众也都懈怠，不跟他同力合作，而且说：‘夏桀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衰亡呢？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如此坏 现在我一定去征伐他。你们倘若辅助我 奉行上天的讨伐，我会大大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不会说了不算数的。你们如若不听从我约束你们的誓言，那我就杀了你们，绝不会宽赦的。”汤告诫完这番话，命管文书的官员记下，这就是《汤誓》。于是汤说：“我非常勇武。”称为武王。

夏桀在有娥的旧地打了败仗 逃奔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夏军彻底溃败。汤于是攻打忠于夏桀的三鬲国（今山东定陶县北）缴获了它的宝玉 汤的臣子义伯、仲伯写下了《典宝》。汤战胜夏桀后 想迁移夏的神社 没有办成 写下了《夏社》。伊尹公布了胜利和仁政，诸侯都表示服从商汤，汤便登上了天子的尊位，平定了全国。

商纣王的长夜之饮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史记》卷三《殷本纪》

〔译〕商纣天资聪明 口才好 办事敏捷 力大过人 能空手与猛兽格斗 他的智慧足够拒绝大臣提意见 他的言辩足够掩饰自己的错误 他向群臣夸耀自己的才能 在全国抬高自己的名声 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他好饮酒 沉迷于音乐 宠爱女人。尤其喜爱妲己 妲己说什么他都听从。于是让乐师涓创作新的淫荡音乐 鄙俗的舞蹈 颓废的旋律。他还加重人民的赋税 充实鹿台储存的钱币和钜桥的粮食。纣还广为收集狗马和奇特的玩物 充实宫室 他还扩建沙丘园林、楼台 大量捕捉野兽、飞鸟放在苑里。他对鬼神傲慢不敬。在沙丘苑里举行盛大聚会 表演各种乐舞游戏 池子里灌满酒。把肉悬挂成林 让男女赤身露体在其中追逐玩耍 通夜饮酒玩乐。

周武王誓师牧野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史记》卷四《周本纪》

〔译〕二月甲子日黎明 武王早早地到了商都城外的牧野 举行誓师。……誓师完毕 诸侯军队共集结战车四千辆 陈师于牧野。

商纣听说周武王攻来了 派了七十万军队抵御武王。武王命尚父 姜尚 和百名武士 在阵前挑战 然后大军冲向商纣的队伍。纣军虽多 但都没有斗志 希望武王快些攻进来。他们都倒戈相向 给武王军队开路。武王用战车冲锋 纣的军队全部溃散，

背叛了商纣。商纣逃回城内，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服自焚而死。武王拿着大白旗指挥诸侯，诸侯都来参拜武王，武王向诸侯拱手答礼，诸侯全都服从他。武王到了商的都城，那里的百姓都在郊外等待欢迎他。于是武王叫大臣们向百姓宣告说：“上天赐给大家幸福。”商朝百姓也拜谢叩头，武王也向他们回礼。于是进了城，到纣自杀处，武王亲射纣的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宝剑击纣，再用黄色大斧砍下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武王然后出城返回军营。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

成而行之。若雍其口 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 三年 乃相与畔 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史记》卷四《周本纪》

〔译〕厉王实行暴虐的政治统治，他奢侈，骄傲，许多民众都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诫说：“民众已经忍受不了你的暴虐的政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叫他监视议论的人，巫师报告谁议论，厉王就杀死谁。这样一来，议论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苛了，百姓没有谁敢说话，在路上遇见，只能互相用眼神示意。厉王得意了，对召公说：“我能消除意见 民众都不敢有怨言了。”召公说：“这只不过是堵塞民众讲话罢了。堵塞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住，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为此，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得以疏导，治民的人要开放言论 使他们敢于讲话。所以天子办理政务 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 献出议论朝政的诗篇，盲人乐官进献反映民意的歌曲，史官进献可供借鉴的史书，长官进献劝戒之言，然后由盲人朗诵和宣读它们，各种官吏都可以进谏，普通民众的意见也可以间接地反映给国王，左右侍从也要尽到规谏的责任，同族大臣要监察和弥补国王的过失，乐师和史官要用乐曲和史实开导国王，老臣把这些加以汇集整理，然后由国王酌情取舍。只有这样，政事才能处理好，不违背情理。人民有口，就好像地有山川，一切财用都是从这里出产的；又好像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田土，人民的衣食所需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口能发言论，政治的美善毁败，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好事加以推行，坏事加以防止，正像大地出产财富衣食一样。民众有了意见，在心中酝酿，而后从口中说出来，可选择成熟的意见予以推行。如果堵塞人民的言论，那么支持国王能有几人呢？”周厉王不听于是国人不敢再出怨言。三

年以后 就串通起来反叛了 他们袭击厉王 厉王逃跑到彘地（今山西省霍县）

五羖大夫百里奚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①。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

《史记》卷五《秦本纪》

〔注〕 媵(yìng) 古代贵族妇女出嫁时陪嫁的奴隶。

〔译〕五年 晋献公用白璧良马贿赂虞国国君 因而灭了虞国、虢国 俘虏了虞国国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晋献公俘虏了百里奚后 把他当做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仆送往秦国。百里奚从秦国逃到宛城 被楚国边境的人捉住了。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很有才能 想用重金赎回他 又怕楚人不肯交出。为此他就派人向楚国交涉说：“我的陪嫁奴仆百里奚 现在楚国 我们想用五张黑羊皮赎回他。楚国人答应了 就把百里奚交给秦国。这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秦穆公亲自释放他 并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百里

奚推辞说：“我是个亡国的臣子，有什么值得问呢？”穆公说：“虞国国君不重用你，才亡了国，不是你的罪过呀。”穆公坚持向他请教，两人谈了三天，穆公高兴极了，让他职掌国家大权，号称“五羸大夫”。

秦始皇称皇帝去谥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译〕秦王刚刚统一天下，就命令丞相和御史说：“……

寡人凭微小之身 起兵诛暴乱 仰赖祖先宗庙的威灵 使得六国的君王称臣认罪 天下安定。如今不更改名号 实在无法显示我的功业，流传后世。希望你们讨论帝王的称号。”丞相王绾、御使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都说：“从前五帝的疆土有千里 此外有侯服夷服等藩属 有的诸侯朝见 有的诸侯不朝见 天子不能控制他们。如今陛下兴正义之师 诛讨残害仁义的贼子 使天下统一安定 全国设置郡县 法律政令统一 这样的业绩是从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 五帝的业绩也赶不上。我们跟博士商议 认为‘古代有天皇 有地皇 有泰皇 泰皇最显贵’。我们冒着死罪献上尊贵的名号 王号称‘泰皇’。出命称‘制’ 下令称‘诏’ 天子自称‘朕’。秦王说：“去掉‘泰’字 保留‘皇’字 采用上古‘帝’的位号 称为‘皇帝’。至于其它的 就依照你们的议定。”于是下令说：“可。”……又颁下命令说：“我听说远古时帝王只有号 没有谥，到中古有号 死后根据生前的事迹 议定谥号。这样做儿子的议论父亲 做臣子的议论君王 极不应该 我认为不当这样做。从今以后 废除谥法。我就是始皇帝 后世按数目计算 称为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世 永远传下去 没有穷尽。”

秦始皇焚书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 赖陛下神灵明圣 平定海内 放逐蛮夷 日月所照 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 人人

自安乐 无战争之患 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无辅拂 何以相救哉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 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 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 三代不相袭 各以治 非其相反 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 建万世之功 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 何足法也 弃时诸侯并争 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 法令出一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而不师今而学古 以非当世 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 莫之能一 是以诸侯并作 语皆道古以害今 饰虚言以乱实 人善其所私学 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 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 人闻令下 则各以其学议之 入则心非 出则巷议 夸主以为名 异取以为高 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 则主势降乎上 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 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 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译〕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七十个博士前来祝寿。仆射周青臣颂扬说：“从前秦国的领土不超过千里，仰赖陛下的神灵

明圣 平定天下 驱逐蛮夷 日月所照临的地方 没有不称臣顺服的 把当年诸侯王的领地改置为郡县 人人安居乐业 没有战乱的忧患 这功业可以传流万世。自上古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您的威德。’秦始皇听了很是高兴。博士齐人淳于越不以为然 他对始皇说：“臣听说商朝周朝拥有天下一千多年 分封子弟及功臣 以作自己的枝辅。现在陛下据有海内 而子弟是布衣百姓 突然出现像田常、六卿一类的乱臣 没有枝辅辅佐 怎样挽救危局呢 处事不以古制为师而能够长久不败的 从来没听说过。现在青臣当面阿谀奉承以加重陛下的过失 这不是忠臣。’秦始皇把这言论交给众臣讨论研究。丞相李斯说：“五帝时代的制度是不相重复的 夏、商、周三代不相因袭 各采取自己的办法治理国家 并不是有心和前代相反 是时代变化了。现在陛下创建大业 建立万世功绩 本不是愚蠢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乃三代时的事 如何效法呢 尧时诸侯争霸 以优厚待遇招致游学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平定 法令政令由陛下一人决定 百姓治家就应努力农工生产 士人就学习法令刑禁。现在儒生们不学当今政治法令 却学习古人 以此否定现在的制度法令 惑乱百姓。丞相臣李斯冒死上言陛下 古时候天下散乱 没有办法统一 所以许多诸侯同时兴起 说话言谈都称道古人 责难现代人 粉饰虚言 扰乱实际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学习的 即是天下最完善的 诽谤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如今皇帝兼并统一了天下 分别是非 奠定至高无上的权威。私人讲学者结群成党非议朝廷的法令教化 他们听到政府颁布法令政策 就各以所学议论 入朝则内心反感 出朝则街头巷议 他们以浮言欺骗君主 盗取名声 标新立异 以显其高 率领臣民制造谣言。像这种情况不予以禁止 那就会使君威从上而降 朋党在下形成。还是制止这些人的言行好。臣请求让史官将不是记载秦国的史书，一律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职

掌 天下有敢犯禁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 全部搜出交地方官府烧掉。有敢两人谈论《诗》、《书》的处死。借推崇古代诽谤当代的诛灭全族。官吏知情不举者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后三十天内仍不烧书的，就处以脸上刺字涂墨发配边疆修筑长城服役四年的刑罚。所不焚烧的书是 医药、占卜、种植之类。如果有人要学习法令 就以官吏为老师。秦始皇下令说：“可以照此施行。”

秦始皇坑儒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 天性刚戾自用 起诸侯 并天下 意得欲从 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 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 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 依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 天下畏罪持禄 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 不得兼方 不验 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 皆良士 畏忌讳谏 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 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 徐市等费以巨万计 终不得药 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 今乃诽谤我 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 吾

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译〕方士侯生、卢生商议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愎暴戾，自以为是。从诸侯起家到兼并天下，凡事称心得意，为所欲为，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自己。专门任用管理监狱的官吏，管理监狱的官吏得到他的信任和宠爱。博士七十人，只是充数，并不重用。丞相大臣仅仅接受已经决定了的命令，一切事情都得由皇帝管理。皇上爱用刑法杀戮来树立威严，天下人害怕触犯法禁，唯有小心谨慎地保持俸禄，没有谁敢竭尽忠诚。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日益骄横，臣下心惊胆战，只得以说谎博取他的高兴。秦朝的法律苛刻，规定一人不许可同时兼两种方术，考察出某人之方术不灵验，立即处死。天出现恶兆，观测星象的有三百多人，都是精通方术的人才，由于畏惧始皇的忌讳，不敢直言他的过失。天下的事，无论大小巨细都由皇帝裁决，以致皇帝每天阅读的文件多到用秤量，昼夜有限额，不完成限额，不能休息。贪图权势到了这种地步，不可替这样的人寻找成仙之药。”于是他俩便逃走了。始皇听说侯生、卢生逃走的消息，非常愤怒，说道：“我前些时候没收天下的书籍，不合用的都烧掉了。尽量召文学方术之士，想谋求国家太平，让方士们游览各地，寻找奇药。现在听说韩众（即韩终）一去不返，徐市等人所耗费用，以亿计，仍得不到奇药，只是每天听到他们为了牟利而互相告发。对卢生